

第一章

漢字、漢文

第一節 導言

世界上幾種最古老的文字，都是在近代被發現，並經過專家們的研究，才逐漸揭開它們的神祕面紗。兩河流域蘇美人創造的楔形文字，產生於五千五百年前，在二千三百年前就已經消失了，一直到十九世紀才被發現和解讀出來。與此相似是五千多年前古埃及的聖書字，也被人們遺忘了一千多年，在一七九九年埃及被發掘，到十九世紀初才被解讀出來。中國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也在地底埋藏了三千多年，到了一八九九年才被發現，經過長達近百年的研究，大部分甲骨文字才被解讀出來。

中國文字是上述世界最古老的三種象形文字中，僅存至今被使用的表意文字。但中國文字起源的確切年代和起源時的社會狀況，至今仍是很模糊，倉頡造字也甚為可疑，我們可以把牠當作是古代一個善於書寫，並能統整歸納文字，使之成為系統的人。漢字字形的演變，經由考古的結果得知，在甲骨文之前有陶文，就是刻畫在陶片上，被發現在商代的小屯地區廢墟中；其次是殷商時代的甲骨文，進而是兩周時代的金文，即刻在宗廟祭祀青銅器上的文字；秦則是通行小篆，隸書在漢代通行，到了魏晉時期流行，唐朝盛行楷書，之後還有簡體與俗體的演變（圖 1-1）。

古代幼童學習漢字時，先教以六種造字方法——「六書」，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都和圖畫有密切的關係，本是表意的造字功能；形聲相當於表意與表音結合；轉注有同部首互為解釋的功能；假借具有造表音文

2 中國文化史

字的功能。漢字由於獨體方正，又是表意文字，形成其他表音文字所沒有的特色。例如漢字具有以文字控制語言的功能與特色，而不是由拼音來控制語言，又都屬單音節，古代人語言雖然不通，但文字相通，即使現代人也可以看懂古書。另外，漢字方塊化的藝術感，由於字形上與各字間的布局，變化多端，加上聲韻的平仄相對，把中國文字形體之美，在藝術上發揮到極致。再如漢字的單音節語與四聲變化，創造了中國文學的獨特性，這都是多音節的表音文字無法做到的。

而漢字的一字多義與一字多音的豐富變化性亦非表音文字可比。

中國文字發展到成熟階段，固定的學習教法及童蒙教材也陸續出現，並且傳播到東亞國家，使得漢字成為近代以前在東亞通行的主要文字。漢字的發展到了戰國時代，六書的運用幾近完備，秦始皇一統天下後，進而統一天下的文字，當時就以蒙學書籍的編撰視為統一文字的必要手段，諸如李斯的《倉頡篇》、趙高的《爰歷篇》、胡毋敬的《博學篇》等，雖然這類字書都已不可見，但李斯和趙高都是秦朝的宰相，他們親自主持制定識字的用書，這些有關文字演變的蒙學書籍對漢字的統一和規範化具有積極的意義，加快了文字統一的步伐，並使秦通用的小篆成為標準通用於當時的漢字書寫體。到了漢代，蒙學書籍更不少，所知的就有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長的《元尚篇》，以後歷代有各類兒童的啟蒙書，作為識字教育的教材與學習基礎。其次，漢字教育需先由字形、字音去認識字體，進而研讀漢文，精熟後才能進一步講求意義。對吸收漢文化的東亞鄰近國家而言，由於漢音與字書都是外來者，對小學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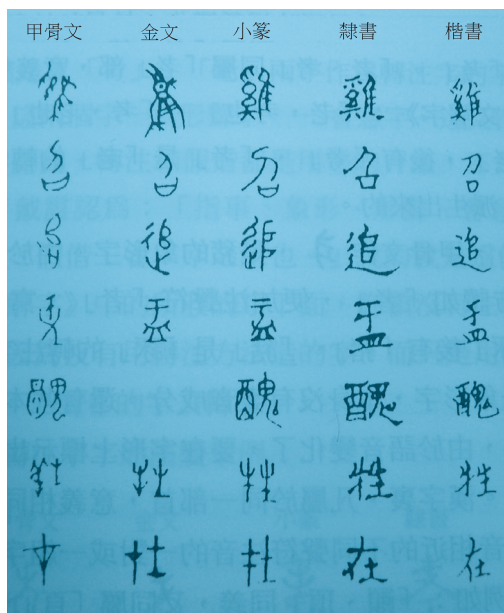


圖 1-1 古代各字體對照表

漢字基礎教育自然高於漢人，故漢字可以說是作為東亞世界成立的首項要素，形成了「漢字文化圈」。

其次，中國漢字的推廣，隨著戰爭的接觸，以及靠著官方文書往還或是民間貿易往來，也在周邊的東亞國家中發酵，成為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東亞世界通用的文書。不過，由於近代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漢字在東亞的鞏固地位也漸漸動搖。在中國，漢字被當作是古代封建社會的產物，中國共產黨一度要以純粹拼音文字來取代它；朝鮮則在十九世紀末期正式通用「諺文」的國書，不再使用漢字作為官方公文；日本則從明治維新後，努力學習西方文明，一度也有廢除漢字的主張；越南則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成為法國殖民地後，用羅馬字拼音的越南文使用者愈來愈多，於是在一九四五年獨立後經改良而成為官定文書。但是隨著近十年來中國經濟的大幅成長，東亞國家學習漢字的人口漸多，漢字在東亞世界邁入嶄新的階段。

另外，漢字文化的展開，必須要透過教育上的作用。中國教育史上大致可區分為官學與私學，從孔子私學到兩漢的官學及廟學制度，再到宋代書院的興起，這些書院與廟學制度也發展到東亞諸國，形成東亞教育圈的共同特色。春秋以前的教育，是政教合一，官師不分，能為人師者，本身附帶有化民成俗的象徵，因此是政治與教育不分的時期，「治統」的本身就是「道統」。到了孔子倡導有教無類的私學精神，確立道統，言必稱堯舜，開列禹、湯、文、武、周公等人物為聖王，強調「士」應以宣揚聖王道統，自任天下之重的求道精神，使教育獨立政治領域之外，奠定了儒學的教育精神，指導兩千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安身立命的教育精神。儒學雖然歷經漢代獨尊，同時也是讓儒學道統從屬治統的階段。漢武帝設立的「太學」制度，即是十足的政治官位，以「養士」教育為主要目的。魏晉南北朝，政治分裂，為了爭治統的合法性，正式發展出所謂的「廟學」制，最初是在四世紀末的東晉孝武帝期間，教育領域中同時擁有祭祀空間與教育空間，道統有漸漸獨立治統之外的趨勢。到了唐太宗時代，更推廣「廟學」制到全國各地，以後歷代成為定制。官方與民間書院也從唐代日漸興盛，終於成為宋元明的教育主幹，「成聖成賢」的教育目的取代了「養

4 中國文化史

士」的教育目的，不僅孔子的私學精神在宋代以後得到繼承與發揚，而且「廟學」與「書院」更成為東亞韓、日、越共同的教育型態。

第二節 中國文字的起源與變遷

世界古文明對於文字的起源，都有它的神話傳說，所以文字的發明被當作是一項具有神聖性的創作之舉，例如埃及人稱文字的意思是「神的語言」；希伯來人稱摩西是文字的創造者；在中國，傳說倉頡造字，根據漢代《淮南子·本經訓》所說：「昔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也是相當傳神，至今中國大陸還有粟縣存在。總之，文字的發明在古代被看作一種神聖的現象，因為有了文字，人類的溝通便跨出了只靠面對面口耳相傳的方式，可以將語言更具體地記載下來流傳更為久遠，以後逐漸發展為歷史、文學，成為書寫以及學習語言的基礎。

一 漢字的發明

在中國有關漢字起源的說法，有說起源包羲氏所作八卦的符號；有說神農氏的結繩而治；有說倉頡造字，不一而足。另外，漢字起源是單元或多元，歷史學家也沒有定論，但是漢字系統（指具有六書的完整形式）的形成，至少可上溯兩千年前。根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序》中對漢字起源的解釋：「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又說：「文者，物象之本。」所以「文」就是按照各種不同種類的事物形狀，依樣描寫出來的記號。

古代文字是否由倉頡所造，古今學者都有所疑惑，如宋代人羅泌《路史發揮》中就指出倉頡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造字的人。今日從陸續出土的陶文、甲骨文與金文等來看，比較折衷的看法是，文字既起源圖畫，應該是出於眾人之手，不成於一時，亦不出於一地，是一種自然演進的趨勢，並非某一人的創造之功。因此，所謂倉頡造字，寧可把他當作是一個

善於書寫的人，並能統整歸納文字，使之成為系統，如《荀子·解蔽》篇就說古代有許多喜歡書寫的人，而倉頡獨得其傳，故能統整歸納當時的文字。這樣一來，這些像倉頡一樣喜歡寫字表達語言的書法家，從看到各種鳥獸蟲魚的痕跡，為辨別它們之間的差異，想出利用圖畫線條的各種組合，來代表不同語言寫成的文字。換言之，文字的發明，一開始是根據具體的自然形象而造出，就是所謂的「象形文字」。

我們從世界最古老的三種象形文字的發展來看中國象形文字的特色。首先是五千五百年前兩河流域蘇美人創造的楔形文字（cuneiform），它是寫在泥版，所以也叫作泥版書；第二個是五千多年前尼羅河流域古埃及人創造的聖書字，寫於紙沙草紙；第三個就是中國四千年前的陶片以及三千三百年前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字，寫於陶片上的叫作「陶文」，寫於獸甲龜骨上的叫作甲骨文。以上古老的文字都由象形文字發展而來，以後都發展成表意文字。隨著歷史的演變，兩河流域的楔形字和古埃及的聖書字都已在歷史的風塵中湮滅。三種最古老的文字，僅存中國甲骨文字所演變成為現代的漢字，它一直保持著表意的形式，也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

中國甲骨文最初被發現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但普遍引起學者的注意與研究，則是民國以後的事。甲骨文文字形體多不固定，表示當時文字還在草創階段。甲骨文是屬於商代盤庚遷殷至帝紂亡國二百七十三年間的文字，時代最早約為西元前一三八四年，這並不意味中國文字的發明遠比埃及落後，因為文字脫胎於象形的圖畫文字，而甲骨文已非只有象形文字，它還有屬於「意形」，是「寫」的，不是「畫」的，並有大量的轉注字和形聲字，這都需要經過漫長歲月的孕育。

二 漢字的演變

漢字係由「形」、「音」、「義」三個質素所構成。過去稱一切有關文字「形」、「音」、「義」的學問為「小學」，民國以來改稱小學為「文字學」。漢字的造字方法有所謂的「六書」，就是六種造字方法，是漢代

6 中國文化史

學者從研究分析小篆（秦統一時流行）結構方法時總結出一種文字理論，雖然還有一些未統一的說法，一般是以班固《漢書·藝文志》中的六書為據，即是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也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注等六種造字法。但是，嚴格說來，其中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項是造字的原理，稱為「造字法」，而轉注、假借兩項是使用的方法，稱為「用字法」，因轉注只是同部首互訓，假借則可以說是具有造表音文字的功能，都是在既有字源的基礎上運用方法。

漢字是起源於圖畫，故象形、指事、會意都和圖畫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圖畫在前，而有標音成分的形聲字則在象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由於漢字是屬於表意體系的文字，造字之初，漢字的形體一般都能說明它所表示的意義，所以其字形和字義有著密切的關係，而表形、表音、表意是製造文字的三個基本法。漢字的六書造字法，象形相當是表形（如日、月）；指事相當是符號的約定（如上、下），用「指點」的方法表示出來，意義不難領悟。會意相當是表意（如武、信），意思是由幾個形體聯合起來表示，要人「想一想」，就能體會出意義，如「武」是「止」、「戈」二字形體結合，取其停止干戈之意；假借相當是表音（如莫、騙），原先沒有這個字，就向別處借個意義相關或聲音相近的字來用，用久了也就成為習慣了，而脫離了原意。如「莫」原是「暮」字的會意字「」，表示日在草莽中，以示太陽下山，借此字來表示否定副詞的「莫」。轉注相當是表音與表意的結合（如考、老），一般認為是指形似、音近、義同的一組字彼此互相解釋、轉相注解的意思，如「考」、「老」兩字同在「老」部，讀音相近，意義相通。「考」字的解釋是「老」；「老」字的解釋是「考」。再如「丁」字原指「頭頂」，後來被借去用作「等第」，於是另外造一個「頂」字來代替「丁」的原意，「頂」就是「丁」的轉注字。形聲相當是表意與表音之結合（即假借字上加上形符，如江、河），其意義和它的形旁有關，如江、河一見即知其形旁與水有關，再配合「工」、「可」的音，而讀成「江」、「河」。

至於漢字字形的演變歷史，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概念，它是由許多學者

經過長期的研究與修正，最後才定型。因此我們不能斷定何種文字僅在古代的哪一個特定朝代存在。中國小屯地區發現商代的廢墟中，挖掘出一些甲骨文，以及一批陶片，其中陶片上面刻畫文字計 104 字。它們的結構，和甲骨文幾乎全同，大都是象形文字，這可以說是中國最早具有雛形的文字。甲骨文在商末周初使用近三百年，它既是漢字創始階段的尾聲，又是成熟階段的序曲。換言之，漢字發展到殷商晚期，字體結構已基本定型，尚未完全定型，已形成體系；尚不完備，已趨成熟。之後，文字的發展邁入兩周的金文。所謂金文，是指刻在鐘、鼎、宗廟祭器等青銅器上的文字。從金文的觀察看來，當時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文字。不過，甲骨文和兩周金文已有明顯的不同，甲骨文大都是表音，尚在表形過渡到表音的階段，兩周金文已有兼具表意與表音功能的假借字出現，為以後大量形聲字的出現奠基，轉注才有可能發展。

漢字要發展到比較具有規模統一的階段，起始秦相李斯等，以小篆統一文字，這就是秦始皇的「書同文」政策。但在實施「書同文」政策的同時，也是古文字的一種破壞。尤其秦始皇焚書的緣故，許多用古文字所寫的經籍被焚燒殆盡，僅存一些民間的私家珍藏。漢代初年，惠帝特設「寫書之官」，並開有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古文字才稍被保留與研究。今存漢代教人認字的字書，有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長的《元尚篇》，根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統計，篆文加上古籀文（又稱大篆），共 9,353 字，重複者 1,163 字。由此可見，在秦始皇時代通行小篆之前，還有更早的古籀文，可說是小篆的前身。

秦通行小篆，是一統帝國必要的措施。即使小篆成為秦朝統一的文字，隸書已經開始廣泛通行於朝野，所以漢代興起之後，隸書取代小篆。不過，隸書和小篆仍是當時通行的文字，由此可以把具有文字統一象徵之始的小篆，當作「近古文字」，先秦之前的陶文、甲骨文、兩周金文當作是「古文字」，至於隸書為「近代文字」的開路先鋒，並且是透過秦漢統一而日漸定型。

但是，文字的最大功能在於實用，小篆筆畫還是很多，變化亦多，使用起來，較為不便，因此需要更為簡化的文字。漢代隸書到了唐代，成為

書法家所好，更有顏師古、杜延業、顏元孫等倡導「字樣」運動，才有「楷書」，從此沿習不廢。以後漢字是以楷書為主流，又有草書、簡體與俗體通行於世。簡而言之，漢字字形的演變依序如下：陶文、甲骨文（殷商）、金文（兩周）、小篆（秦通行）、隸書（秦已有之，漢通行，魏晉流行）、楷書（唐）、簡體、俗體，今日通行的是唐朝以後的楷書與俗體。

三 漢字的特色

（一）以文字控制語言

語言先於文字，文字本來是為語言而造，語言便是文字的音義；離開音義，所謂文字不復存在。中國文字的特點是標字而不標音，但形聲發明以後，中國文字裡聲的部門亦占著重要地位，由此遂使「文字」和「語言」常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譬如「虎」，有些地方叫作「於菟」，但因「虎」字通行，「於菟」的方言便取消了。因此，中國人是憑藉著文字而使全國語言不致分離而日趨統一。所以，漢字是一種「文字的組合」，不是如西方英語的「語言的組合」。在英語的字首或字根都是屬於語言的組合，並非個別文字之組合，如mal-（惡劣）、re-（再次）、de-（分離）、post-（在後），分別在其後配加 treat、mind、code、war，成為 maltreat（虐待）、remind（回憶）、decode（解碼）、postwar（戰後的），這種由語言的音節組合與中國文字靠由單音、獨體的複合詞組合不同，例如中文本沒有「電腦」、「火車」，是以「電」加上「腦」，「火」加上「車」的複合詞之組合形式，來表達英文意義的 computer、train，這就是典型的由文字來控制語言，與西方由拼音來控制語言情形不同，西方從拉丁文發展以來就是屬於聽覺符號，中文則是一種視覺符號。所以英語結構是用多音節來創造更多的語詞，中文則不由音節創造出語詞，而是由簡單的象形文字來控制語言，限制各文字都屬於單音節。因此，中文這樣以文字控制語言，讓語、文分離，非由拼音來掌控文字，縱然幾千年後的人，方言差別無論如何懸殊，今人照樣可以讀古書，非如拉丁文在文藝復興的方言化

後，幾被架空死亡。總之，雖然文字必須與語言結合，但結合之後，而仍獨立於語言之外的，只有漢字可以如此。其他的標音文字，文字被沒入語言裡，故文字沒有獨立的意義。

(二)方塊化的藝術

漢字產生以後，以漢字為本體產生了許多漢民族特有的文化現象，因為漢字結體方正，字距同等，筆畫均勻，看起來整齊美觀，再加上透過富彈性的毛筆作為書寫工具，產生了充滿文字線條之美的書法藝術；又中國繪畫傳統中，強調用筆方面的技巧，與書法藝術息息相關。其次，由文字線條之美產生的篆刻藝術，在字形上與各字間的布局，變化多端，把中國文字形體之美發揮到了極致。另外，由文字聲韻的平仄相對形成的對聯與迴文詩等，因其字體方正，字數相同，展現外觀上不僅有整齊之美，聲韻上亦抑揚頓挫之和諧感。如王融的這首迴文詩「斜峰繞徑曲，聳石帶山連。花餘拂戲鳥，樹密隱鳴蟬。」也可倒過來讀為「蟬鳴隱密樹，鳥戲拂餘花。連山帶石聳，曲徑繞峰斜。」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有趣的字謎和隱語，都是依託漢字的結構而構成。如《水滸傳》第三十六回說京師童謠有：「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隱含「宋江」二字。又如漢字的形體產生了一些詞語，如「八字鬚」、「丁字尺」、「十字路口」等都是根據形體造出的辭彙。還有世界獨一無二的猜燈謎，其基礎就是文字遊戲，例如「麻屋子，紅帳子，裡面睡個白胖子」，猜一果品，謎底是「花生」。

(三)單音節語與四聲變化之文學性

外國人學漢字最困擾的即是平上去入四聲的變化，由於漢語有聲調，才有平仄四聲的變化；由於漢字的單音節性，才能產生雙聲、疊韻、疊字等音律上的技巧；也由於漢語是單音節語，同韻的字很多，才可以靈活地押韻，不致有詞彙缺乏之虞；更由於中文一字一音，而且結體方正，才能有對仗、句式整齊等形式之美。故文有四六，詩有律體，其他如各種應用的楹聯，遊戲的詩鐘，也無不是對偶的體製，即使日常用的成語，如「打草驚蛇」、「瞠目結舌」、「只可智取，不可力敵」、「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等，或可四字，或可五字，都以對偶的形式，成為中國文學修辭的特性。

中文不但單音、詞彙可對，句子也可對；不但字義可兩兩相對，聲音也可平仄相對，如柳中庸的〈征人怨〉詩句：「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環；三春白雪歸清塚，萬里黃河繞黑山。」因為字體方正，字數相同，便產生整齊之美；又因為聲音相對，就有抑揚頓挫之美，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再如字音的疊字運用，如李清照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連用七組疊字，不用多作解釋，藉著聲音的傳遞，其淒冷悲戚之感，自然流露無疑。以上都是多音節的標音文字所無法做到的。

（四）一字多義與一字多音

漢字的造字皆由其本意，再引申、假借成為其他意思，因此一字多義的現象十分突出。例如「之乎也者」的「之」字，古書中觸目皆是，論其本義，當是前往的意思，如《孟子·滕文公上》說：「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但古書中用「之」的本義者畢竟少數，大量的「之」字用為結構助詞、代名詞、指示形容詞，還可作語助詞，置於句首或句末，並無具體的意義，必須分辨清楚。故同樣一個漢字，用在不同的語言環境裡，它的意思就不同了。如「明」這個字，至少就有七種解釋：(1)明亮；(2)明白、清楚；(3)公開；(4)眼力好；(5)心地光明；(6)視覺；(7)懂得、了解。如果用在比較具體的句子裡，意思也不同，例如：「他是個明白人，不用多說就知道。」這裡的「明」指聰明或懂道理。但像「聽了報告，他心裡明朗了。」這裡的「明」則是指明顯、清晰。

漢字除了一字多義以外，還有一字多音，如「不」字的古音就有「ㄅㄨ」(名詞用)、「ㄅㄨˊ」(否定副詞)、「ㄅㄨˋ」(否定副詞)、「ㄅㄨˊ」(未定副詞)、「ㄅㄨˋ」(名詞)等音，「ㄅㄨˊ」、「ㄅㄨˋ」同屬否定副詞，念法不同有陽平和去聲的分別，連用在去聲字之前讀陽平，如「不必」；連用在陰平、陽平或上聲字之前念去聲，如「不甘」、「不平」、「不久」。漢字的一字多音，讀音若不同，置於句首或句尾，